廣告刊例：　報名旁　每日每方二十元　長行計七寸高　每日每行一元八角　短行計三寸半高　每日每行九角　中縫計三寸半高二寸濶　每日每格八元

## 五四運動光榮史

（辛酸）

表揚中華民國偉大之民氣

五四運動，爲中國空前之舉。民國八年之今日，歐洲大戰，甫告結束，巴黎和會，討論山東問題；日本代表要求將德國在山東之一切權利，無條件讓與日本，中國代表毅然拒絕，堅決表示德國在山東之一切權利，應由德國無條件交還中國。乃有親日份子章宗祥氏於民國七年九月致日本照會，對日方所要求者，表示同意。主持巴黎和會之美總統威爾遜氏，遂提出章宗祥致日方照會，實逼中國出席和會代表，曲從日本之要望，幸中國代表團拒絕簽字，山東問題之討論，遂成僵局。和會旋組織英美法三國專門委員會，擬定結果，竟完全祖護日本。在對德和約條文中，擬加入一項：「德國根據一八九八年三月六日中德條約，及其他關於山東省一切協約所得之權利，一概讓與日本。」中國出席和會代表團，要求在和約山東問題條款下，加以保留，既未獲許，退一步要求，將「保留」改爲「聲明」字樣，又被拒絕；當時和會壓迫中國之態度，引起中國人民寧死勿屈之反響，一致督促中國代表團寧願退出和會，勿簽辱國條約。乃當時北京政府當局，雖是昏庸者流，執掌政權，竟訓令中國代表團，忍痛簽字，接受日本要求。北京大學首先憤起，聯合北京全體學生，於時今廿週年之今日，作大規模之示威運動，焚燒曹汝霖賊，請政府懲辦賣國賊章宗祥陸宗輿等；各地紛紛響應，罷課罷市罷工，表揚中華民國偉大之民氣。其影響所及，使巴黎和會空氣爲之稍戢。嗣後山東問題一變，始知中國民氣尚在，實不可侮；日本對華野心，亦爲之稍戢。此乃五四運動所收之一切權利，卒能在華府會議解決，中國收回德國在山東之一切權利，此乃五四運動之最大效果，亦爲中國學生政治運動在歷史上最光榮之一頁。

顧五四運動之眞價值，猶不止此，青年思想，從此生氣蓬勃，對學術文化與社會事業，努力爲積極之倡導與革新，對於政府，施以嚴厲監督，對革命運動與救國工作，爲公開之活動，凡此種種，皆係以五四運動爲極大轉移之樞紐。二十年來，青年學生對於國家頗多貢獻，今時值非常，其所負之責任，更覺重大矣！

## 德人的軸心觀（上）

（龍）

一九三八年十一月，德意日爲增進友誼起見，又訂立文化協定，以增反共聯盟之勢。今年一月，匈「滿」相繼加入反紅色的盟約，波蘭亦有隨波之勢。

柏林羅馬東京軸心，并非由三國自然友誼所致使。一九一八年意國的反同盟而歸協約，此仇此恨，德國從未忘却，對於南鐵勞兒（奧西南）二十萬日耳曼人受意國壓迫的情形，亦不能釋念。一九三三年以前納粹黨未得勢的時候，我們對人民復表同情，對墨索里尼施以嚴厲的攻擊。及希特勒上台，他立刻不顧南鐵勞兒日耳曼人的受虐，蔑視意國的反對時的叛變，而願與結友好。他的意志并不是立刻成功的，一九三四年他到威尼斯的時候，受到很痛苦的挫折，墨索對他的建議鮮有採納，都橫加拒絕。

不久以後，意大利與兩方民主國間的困難增加。於是在意阿戰爭的當兒，德國重行與意携手，拒絕對意制裁的攻擊。這是柏林羅馬軸心的形成。

此協定擴展而至於日本。這關係并非由普通友誼情形的攻擊。及希特勒的日本在一九一四年八月的對德宣戰和強佔青島，以及戰後日本接受訓令，而得太平洋赤道北德屬小島的代管權；這些事常永存在德人的內心，而加強對日的反感。希特勒執政之初，并不力求對日親善，而很表同情於我國，可以西刻脫將軍作中國陸軍教練爲證。但是現在呢？雖然日本經濟壓迫日益增進，對外宣佈了亞洲門羅主義，而德國報章對抵制日本輸貨的攻擊，對恢復委任統治島的大聲疾呼，反無形間亦消滅了「離開東亞」的宣言，他們破了民族的程序而與日本携手，同時常期友華的意大利也更改其政策而一致趨日。實際上德意的報紙，并不能表示人民的意志。報紙不過是政府的機關，每天報上的社論，完全是宣傳部長的命令。然而我們知道，一部宣傳，人民雖明知其目的，但在無相抗之言論下，相當時期後，自能影響人民的意志。德意日報章都力宣三國聯盟反共的需要，蓋此三國都是在法西斯帶主義統治之下的。

（S）

## 安迪生出身

（甘勉）

賣小報和辦小報

「電父」安迪生幼童時代，是很貧苦的，他做過小報販子，後來自己又辦過一種小新，却附在火車上發行，編輯和印刷，都在火車上。所用的印刷機，是一架小墨印機，却因爲他同時愛研究科學，打翻了一瓶磷粉，失起火來。雖然未成鉅災，他把「報館」搬回自己家裏，仍然繼續出版。又爲了攻讀本鋼的一個紳士，被人家捉了去，幾乎要把他投在河中溺死。這在「電父」的生活史傳上，是很有趣味的一片段。

「尖頭鰻」和「揑頭」們，你們不要瞧不起那些在馬路上狂喊的小報販子，和那些愛搖筆桿人的小報記者們，要知道這裏面也有許多「半截安迪生」呢！

## 動物亦能工作

（頌芳）

人爲萬物之靈，其次當推猿與犬，今述西洋利用此二種動物工作之趣事，以餉讀者。

英國大西鐵路管理局蒙牧羊犬二十五頭於威爾士地帶，因該地居羊之家甚多，羊羣每突出籬圈，危及自己生命，且使火車誤時。此種牧羊犬常能覓得籬圈破損之處，驅羊入內。不特此也，倘有工人在路上工作，不幸火車行近之汽笛聲，彼等乃對工人狂吠，雖驅之亦不去，必待工人離開軌道而後已。

又新加坡英國當局，畜有二猿，專司採摘芒果，椰子及高樹上之果實。彼等現已了解二十個馬來亞語，工作效率甚高，故當局猶擬增添訓練，以廣其用。

此外尚有蝙蝠亦能爲人類服務者；緣三十五年以前，美國强安多尼俄城居民患瘧甚烈。醫生賈培爾忽奇想，擬畜大批蝙蝠，以除蚊蟲。城中官員，多認此事爲滑稽可笑，該醫生乃自費在城中最潮濕之沼地爲蝙蝠闢一居留地，不久蚊蟲竟大爲減少，居民可以常赴該處而不懼染瘧。當局乃下令凡殺害蝙蝠者，即處以罰金自五元至三百元，且蝙蝠增闢寓所焉。今日聖安多尼城之死亡率，已較前降低不少云。

## 蔣委員長之生平

（四十）

（毛思誠）

民國前一年至民國元年即二十五歲至二十六歲

民國紀元前一年，清宣統三年，辛亥，（西歷一九一一）公二十五歲。

夏，託故假歸。與陳其美在密謀規畫發江浙。並禁救張恭等事，（時清吏端方，嗾黨員劉光漢與其婦何氏，賺張恭等下獄，公竭力營救，並圖行刺劉倒。）至八月中旬，始回聯隊，未匝月，即得武昌起義之報，公乃決心棄從，不告而歸，與同伍生張鼎陳韋樞等，徵服走長崎，登輪回國。九月初九日，抵滬，其美令主持浙事，即赴杭運動新軍，決議以童保暄爲臨時司令官，朱瑞爲第八十一標司令官，公爲先鋒隊指揮官，回滬復命。（時公作書訣別王太夫人與其兄錫侯，告以舉義革命犧牲，並勸母勿念兄，及死後家事之處置，語極淒惋。王太夫人派遣王良岳至杭慰之曰，「死生一視於義，毋以家事爲念云。」遂率敢死隊百餘名來杭，十三日上海宣告獨立，推其美爲滬軍都督。次夜二點鐘，杭城響應，先鋒敢死隊與第八十二標三營，突起以炸彈襲撫署，虜巡撫增韞，第八十一標分攻軍械局及將軍署。至十五日午後，旅營亦降，浙省既下，公又返滬助其美謀定全蘇編練步兵一團，是爲滬軍第五團，一後改爲陸軍第九十三團。）自任團長，推黃郛爲都督署參謀長，兼陸軍第二十二師師長。公嘗曰，「當時革命觀念，第一在推倒滿清，恢復中華，第二在爲平民解除痛苦，至權位二字，實未絲毫容懷也。」

是時，陶成章踵回國，蓄意破壞同盟會，擁戴章炳麟，抹煞孫黃歷史，並謀刺陳其美，而以光復會代之爲革命正統。詣公遊說。公大駭默忖其計果行，則滬軍無主，長江下游，必復入混亂狀態，而當時東南人心未定。軍官情清室遺孽，江浙仍將爲滿清與袁賊所陷，熱權公私利害，決先除陶以定革命全局，事後自承其罪，蓋其心出於至誠絕非對人有所好惡於其間，此爲辛亥革命成敗最大關鍵，亦即公革命軍歷史之一也。

公在聯隊時，譯飛行機一書，（此稿寄北京夏尊武校正，因革命軍起，夏不在京，遂致遺失。）

## 蔣委員長十八歲時攝影

## 徐季龍豪情勝昔

（閒雲自港奇）

黨國元老徐謙（季龍）氏，十年前與鄧演達組織第三黨，在國民黨號爲左派，以思想急進見稱。洎福建人民政府成立，徐亦躬與斯役，後解體，徐社會不聞其聲欬久矣。抗戰軍興，徐寓於本港九龍，常與鐘脆外交家陳友仁氏，及孫夫人宋慶齡女士，過從甚密。在本港創辦一難童學校，自任校長，並賣文鬻字，以助經費，其所以嘉惠難童者至切。徐爲砥濟翰林，文章詩詞，舉世共仰，民十間任廣州嶺南大學詩詞學教授，學者翕然稱服。

近聞徐氏老矣，而精神尚矍鑠，聞嘗見其策杖洪九間，遊目騁懷，猶不減其當年之豪情勝概云。

（N）

## 談橘

（芳菲）

花旗橘子，還是一年到頭都有的，我不問它全世界的銷路，就是在中國。恐怕也是銷得很多吧？在中國內地不覺得，在滬港，以爲最日益的水菓。上海每顆大的要售兩角至三角，小的也要每枚一角。優越的家庭，爲兒童點心需，已成習慣了。倘詢之衞生家，覺得中國固有的橘子，都不可靠。只有花旗橘子是最好。去歲南粵淪陷，梁任公自費在城中最潮濕家鄉之新會橙，不能至此，愚夙嗜此菓，曾於某水菓攤頭見有陳列，詢其價，則每枚須二角。於是人亦不食新會橙，而寄食花旗橘矣。會有友人某君自重慶來，彼語我，川中橘柚之富，既美且甘，但不能運輸。他曾在某處，一塊錢買了一百五十枚，從飛機上帶到香港。剝了皮，與花旗橘子放在一處，（因皮色是不同的。）誰也辨不出這是美橘，還是川橘啊。然則物亦有幸有不幸，可以打破什麼「賤淮成枳的話呀！

## 新游俠傳

張恨水

六十七　眞是一件怪事

這就對平生道：你就出去見見他們罷，這種往來應酬的事，也應該慢慢的學上一點子了。平生想了一想，笑道：這可眞是一件怪事，說着這話也就向外面走了去，他知道客人在小花廳裏，且先到書房裏去，將帽上掛着，常用的帽物，摘下來，在手上垂了垂着，臨出在長衣服上，加了一根腰帶，在左脅下，拖下兩尺來長的兩根帶子頭，一面走向外裏，一面喝道：你們都是幹什麼的？金魚缸裏，沒有給我放下水蟲子，籠裏的畫眉，也沒有給我喂食，要開發兩個，你們就肯聽話了，還才一脚踏入了花廳，見一個穿長衫竹布長衫的人，還套了青羽綾馬褂，戴一頂尖尖子瓜皮小帽，手上拿了一根細條藤兒手杖，坐在一邊，正抬頭四面張望，看到平生走了進來，還就笑着迎上前來，和他握了手，他稱謝着道，向來聽着秦大少爺的名兒是開封城裏一位有名的貴公子，平生笑道：對的，在玩笑場中，我愛交個朋友，認識的當是不少，那個人對平生週身上下，全打量了一番，對於他這種情形，倒有點愕然，猜不透他一個東洋留學生，打扮得這一個花花公子的模樣，便道：大少爺這話太客氣。

（一）